

省委的 使命

DE

S H I M I N G

薛朋 著



一位肩负使命的新上任的市委书记与一伙贪官的决斗……

省委的使命

薛 朋 著

新时代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陈 静
封面设计:郑 韶
责任校对:韩 冰

省委的使命

薛 朋 著

* * * *

新时代出版社出版发行

湖北新文化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13.25 印张 280 千字

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* * * *

ISBN7 - 5425 - 0324 - 4/I·180 定价:23.8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(1)
第二章	(29)
第三章	(59)
第四章	(93)
第五章	(127)
第六章	(161)
第七章	(192)
第八章	(222)
第九章	(256)
第十章	(289)
第十一章	(321)
第十二章	(352)
第十三章	(383)

第一章

1

清晨，特快列车风驰电掣地向省城飞奔……

坐在硬座车厢内的原临海市委书记赵长天，一直到这个时候仍猜不出省委发急电让他来干什么？他一向认为，实践也多是如此，退居二线的干部，已上了组织部门的另册，两三个月就将被人们淡忘，更别说他这离开岗位两年多的人了。他在这段时间里，任何地方都没去，任何一位老领导的面也没照，就是自己提拔起来的年轻一些的干部，竟连一次电话也没拨。他醉心的，是钻山沟子植树造林和修整他与战友们的墓地，这也算是为别人和自己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归宿。退居二线的“老家伙”，安排这些是正常的，不如此反而是不正常的了。同时，真正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，日夜关注的仅仅是树木成活没成活，其他的事儿不打听、不询问、不插言，这么着也算得上是一种修身养性了。他几十年的官场生涯，不说深悟了其中的一切奥秘也差不多，所担风险是广大百姓意想不到的，正因为如此，他才在退下来之后绝不再抛头露面，希望熟知他的人们尽早把他忘掉！至于自己任职时的功过，自有百姓和上一级组织评说，个人怎么讲都是多余的。他从市区搬出来，在上河镇儿子处安了家，三间平房两间厢

房，住着相当宽敞自由。后来为少跑路多干活，又在植树现场的山顶搭了一间石板房，你还别说，绿树掩映，冬暖夏凉，空气清新，大有别墅的味道，换句话说，别墅也不过如此。一个人如果容易满足，就可以减少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祸事，古往今来的实践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。他曾多次心满意足地想过，自己风风雨雨革命半个多世纪，小命没有像战友那样扔在战场上，就应该说是占了极大的便宜，不该再有什么非分之想，或者什么不切实际的额外要求。这些年来，党和人民，已经给了他不少，包括让他出任几百万人口的市委书记。这在他赵氏家族中，除去先人赵子龙，他就是最大的“朝廷”命官啦！所以，他退居二线之后，即刻搬出市委大院，退掉八十多平方米的单元房，家具什物还没装满一辆130汽车，全是“文物”型的老古董和腌咸菜缸一类的东西。这使一直陪着赵长天的陈心鹏感慨万千，似乎感到心中很不是滋味，又像在为赵长天打抱不平：革命一辈子依然一无所有，那还革哪家子命呢？他忍不住，低声说：“老排长，你把自个管得太严了！就算在旧社会给地主老财扛活，告老还乡还有属于自己的三间泥皮房呢。何况如今你……”赵长天摆摆手，没让老战友讲下去，自认为这样倒是顶顶开心的，没有给后人留下丝毫议论的口舌和可抓的把柄。这对一个人来讲比什么都重要，精神财富比物质财富贵重多啦！就为这一点，一向好舞文弄墨的陈心鹏，录了明朝况钟的一首诗送给老战友赵长天：

检点行囊一担轻，京华望去几多程；
停鞭静忆为官日，事事堪称天地盟。

数日之后，赵长天把新家安顿停当，则选了一首清朝赵慎珍的诗，回赠给老战友陈心鹏：

为政不再多言，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；
当官务持大体，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。

你还别说，一送一赠，恰到好处，两诗完全符合二人的处境，即一个离任一个上任，互勉之情跃然纸上，让谁见了都将百感交集！

清明节来临，祭祀牺牲的战友，并与陈心鹏全家人见了面，绿化荒山便进入紧关节要的阶段。赵长天检查了树苗，备好了应手的家什，第二天就要带上老伴儿方秀玉动手了。可是，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突然接到省委书记林敬光亲自来发的急电。

长天：

请速来省委，有要事商谈！

林敬光

电报是直接发到家里来的，没有经过临海市委机要室，仅这一点就够叫人纳闷的了。大凡上级组织让下级工作人员去谈什么事，都是首先通知下一级的组织，再由下一级组织的代表人物通知本人。那么，如今省委有什么事儿，需要跟他这个二线干部“商谈”呢？既不可能再被启用，也没有犯了使省委大动肝火的错误。因为他自认为省委组织部门早把他忘干净了，甚至连档案都封存起来了。再者说，自他退居二线这两年多，仅省委组织部

长就换三位了，一代比一代更年轻，咋能不忘他赵长天呢？可现在得把话说回来，省委书记还记着他，要不怎么能指名道姓地叫他到省城呢？从过来的经验推断，这次决不会是芝麻粒大的小事……

火车摇曳，速度很快，发出节奏分明的哐当声。赵长天微闭着眼睛，脑海里却跟这飞驰的火车一般，飞旋着思考一个又一个问题。但是，归根到底，所思所想也仅仅是一桩事：省委书记叫他到省城来“商谈”什么？而且没有让临海市委任何人知道……

当华灯初上的时候，赵长天匆匆下了火车。他随着摩肩接踵的人流，一步一步地往出站口挪动。在这个庞大的人群中，又有谁知道他曾经是临海市的“第一把手”？可是如今，他是个土眉土眼的山村老汉，跟身边闪过的西装革履的人一比，简直有着天上地下之别，说他从脸上到穿戴落后了半个世纪也不过分。但从他的身板看去，倒是带着一股虎气，跟中年汉子没有什么两样。这时他冲出站口，来到站前广场举目一瞧，使他吃惊不小，两年多没到省城来，站前竟扩大了有十倍，变成花坛（团）锦簇的宽阔广场，如此之多的旅客在这儿一散，根本显不出有多少人儿。他停住脚步，思索住到哪去。要在任职的时候，他身边起码伴随着两个人，一位秘书和一个警卫（或司机），属于跑腿的事张口就有人去办了。如今不成了，头上少了官衔，就算自己一百八十岁，一切的一切都得亲自来张罗，这就难怪某些人良心丧尽也不为耻地去争官位啦！赵长天在任时就把官职看得很淡，现在退居二线都两年多了，心态早已变得平和，乐得听着人们叫他“山野村夫”。他漫步来到一家小旅店门口，抬头一瞅是交通局开的一处招待所。似乎觉得这里还有那么一点“官家”的气息，估计

不可能是宰人的“黑店”，便提脚住了进去。

估计是不错的，小招待所的条件还算可以，最难得的是床上地下都比较干净。跟服务小姐一打听她们上级头头的姓名，竟让赵长天大张了嘴巴：居然是他的一个老部下，给他开过四五年小车。如果此刻给他拨个电话，他会连跑带颠地跑来见“老首长”。但是他摇脑袋没有那么做。他洗过脸烫了脚，老伴烙的大饼摊鸡蛋还有，便就着刚泡的茶水吃喝起来。他边吃边想：是现在给林敬光书记家挂电话呢，还是等明天一上班去他的办公室呢？左思右想拿不准主意。这会儿打电话影响他休息，明天又怕他去参加什么会议或出远门去干别的事儿。他深知一位省委书记肩上的担子有多重，也能估计到有多少重大事情需要他拿出意见或一锤定音。

他考虑再三，觉得还是自己主动一点儿好，先告诉林书记他已经到省城，至于啥时间跟他见面，就听林书记的信儿了。他想到这儿，到服务台拨通了电话。他听出，接话人是林书记的老伴儿，于是他热火火地说：“喂，是齐大姐吧，我是赵长天……”

巧了，只这一句，对方的话筒就被另一个人抢过去，同时立刻传过热情宏亮的声音：

“长天吧？哈哈，你这个‘山野村夫’，啥时学得会来事啦？到省城不往家里闯，倒先用电话吊着我，你说该当何罪吧？”

“嘿嘿，林书记……”

“你觉着你上了‘二线’，我就管不着你了吗？啊？说！”

“嘿嘿嘿，林书记，我可没这个意思……”

“别给我来这一套，马上给我到家来！”

“我……我已经住下了。”

“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火车站广场西侧，交通局招待所。”

“你等着，我马上去给你搬家……”

2

当赵长天坐上返程的火车，心态和思考的问题可就与来时大大的不同了。他做梦都没想到的事儿，竟在他退居二线两年多之后发生啦！

……没容赵长天分说，林敬光书记就把他搬到省府招待处了。在二楼安排的单间，倒也整洁肃静，极少有人打搅，休息或谈话都很适宜，比起火车站的小旅店可强多了。因为此刻是晚上，林敬光身边除司机，再没有带第二个人。就是司机，他也没让跟上楼，让他在车里等着。他们坐下之后，林敬光书记先开口了，说：“长天，累不累？不累咱们现在就谈事儿！”作为下级的赵长天，能在领导面前说我坐了一天火车很累吗？任谁都不会讲出口。他笑着朝林敬光书记摇摇头，意思明白地表现出自己一点儿也不累。于是，林敬光书记便没客气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长天，两年多的山野生活，把你的身子骨养结实了吧？”

赵长天一笑道：“嘿嘿，脑瓜子里边不装犯愁的事了，也极少忧国忧民忧天灾人祸了，自然也就变得心宽体胖啦！呵呵呵，要说身板儿，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硬朗过，一天啃四五个树坑不在话下。”

“嗯，行，你这是‘十年树木’，下一句是什么来着，长天？”

“‘百年树人’么！”

“哦，对对对，你倒还记着这一条儿。不忘就好哇！”

赵长天听出林书记的话中有音，但是究竟指的是什么一时猜不透……

“这么说，长天，你住了两年多疗养院啊。”

“嘿嘿嘿，这……这……”赵长天还真的不知怎么回答才好。

“长天，为不使你继续‘心宽体胖’，是不是该走出山沟干点事儿啊？”

“这……林书记，你还不知道吧，我早就退居‘二线’啦！”

“笑话儿，你退‘二线’我能不知道？要是不知道，如今请你老弟到这来干什么？一份文件一切都妥了，我才不劳这份神呢！”

省委书记的几句话，把个赵长天说愣神了。一直到这时候，他仍不清楚林敬光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。林书记既像很认真又像在开小玩笑，把他赵长天闹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，过去林敬光书记是位很随和的人，最能体贴下情，也很爱护干部，不过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，一口沫绝对是一个坑，模棱两可的话万万不要在他面前讲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不能不小心一二，林敬光毕竟是他的老上级了。此刻的林敬光书记，瞪着一双有神的大眼睛，一眨不眨地直视着赵长天，像要透过他的眼睛摸清其心灵一般。林敬光书记看上去挺年轻，实际他比赵长天还大三四岁呢。按照中央关于省委的正职可以干到十五岁的要求，他还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才可以离休。满面红光的他，脸上的皱纹比赵长天还少，精力相当充沛，做报告三个小时不断线，

声音还总是宏亮得震掉屋顶灰尘。作为省委书记从气质和能力上讲，不说富富有余也可称之够格了。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上，决心一下便有一泄千里之势……

“长天同志，”冷场许久，林敬光书记突然说：“我想为你找点事儿，不知你愿不愿意干？”

赵长天一愣，忙道：“啥事儿？林书记！”

“先说你愿不愿干吧！”

“这……这得看啥事，我能不能胜任。要是植树造林、为年轻人讲一讲革命传统什么的，或许还勉强可以……”

“哈哈，你快给我稍息吧！要是这类事我可就不找你老先生了。”

“那……那又是干什么哩？林书记！”

“往大处想吧！”

“往大处……往大处……总不会去让我当什么官吧？”

“嗯，猜得挨着点儿边了。”林敬光书记本来是个急性子，这阵儿也拢不住自己了。他一拍沙发扶手说：“唉，干脆直截了当兜给你吧，省委有意叫你出任临海市委书记！”

“啊！”赵长天吃惊得差点儿跳起来，张得老大的嘴巴迟迟没有合上。他心里边说，省委这是怎么了，退居二线两年多的干部，咋又要推上重要领导岗位？他赵长天是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的，如今又要被扶上这个位置，这在全国也没有第二例吧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简直比天方夜谭还天方夜谭！再者说，现在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，与两年以前大不一样了，自己冷手去抓热馒头怎么适应得了？还有，老战友陈心鹏干得好好的，他赵长天冷不丁把他顶下去，从哪个方面考虑都是极不合适的呀。不，不

能，坚决不能啊！确切地讲，这些年来，自己的官瘾早过够了，现今对这种自在逍遥的神仙日子，还是十二分地眷恋的……

夜很深了。招待处变得相当宁静，连不远处火车的笛声都传进来了。这时的林敬光书记，久久没有再讲话，只用目光望着赵长天，似乎在等待他的情感变化到一定段落，再出其不意地讲几句什么。而此时的赵长天，脑海中的交锋却是相当激烈的。他真不明白，现在高学历的年轻干部多得很，省委怎么还会挖出他这个老棺材瓢子呢？虽说自己尚差几个月才到离休年龄，可他毕竟已经退居二线了。不，不，这个顶破天的大事，他赵长天说什么也接不得呀！一旦接了就将使自己……

“长天同志，”林敬光书记似乎等不及了，双目直盯着赵长天说：“我再讲一遍，这个意见不完全是我个人的，应该说是省委多数常委共同研究决定的，我只不过代表他们跟你通通气儿。”

“那……那陈心鹏同志怎么办？”

“这你不用管，省委早有安排……”林敬光书记讲到这，立刻把话题咬住了，并且站起身一才又道：“给你一夜的时间思考，明天一上班你到我办公室去，到时候你有啥想法再详细谈。”

火车进入夜间运行，明显地停车站少了。赵长天本该明天一早乘车，天一擦黑儿就能消消停停到达临海市。可他一走出省委大门，心里就焦急得不行了，恨不能一步就迈回去。这么一来，就得深夜零时到站，这一夜的休息和睡眠可就全免啦！

……赵长天准时走进林敬光书记的办公室。他这一夜，甭说打个盹儿，连眼皮都没合一合。他一直思考，省委出于何种考

虑，启用他这退居二线的干部？林书记说对陈心鹏省委早有安排，究竟被安排到啥地方去？是升了，还是降了？他赵长天被启用之后，又能有什么重大使命搁在肩头？他认真思，他反复想，就是理不出个头绪，直到天大亮，脑海依然是一盆浆糊，但是有一点他倒是想通了，听从省委的安排，不再讲任何条件。

“哦，长天，快来快来，一夜没睡吧？”

赵长天笑了。

“我估计你是睡不着的，因为省委的决定出乎你的意料，是不是，长天？”

赵长天依然笑而不答。他很想通过林书记的话外之音，揣度出一点什么……

“临海，是我省的重点城市，”林敬光书记一边给赵长天沏茶，一边很随便地说：“过去的工作基础比较扎实，但是深层次的问题也不能说很少。你任职之后，应该抓的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中的经济增长率。我倒觉得应从恢复我们党的传统和端正党的作风着手，气魄要大一些，刀要下得狠一点，就算闹个人仰马翻，经济增长率下去几个百分点也在所不惜！须知，党的威望没了，我们共产党人还能有什么？！”

赵长天的眼睛睁大了。

这时林敬光书记端上自己的茶杯，拉把椅子跟赵长天坐了个脸对脸，接着说：“经济增长率上去了，党的传统丢尽了，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，实际等于加速我们自身的消亡。不提高到这个高度认识问题，我看也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！”

赵长天听到这儿，胸口窝着实砸了一家伙，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这么讲，其意思明显地表现出“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

.....

林敬光书记将杯中茶一口喝净，脸上呈现出一种痛苦的愁思，这也是赵长天过去不曾见过的。之后，林书记又道：“近年来，我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：我们现在有一批干部，甚至是职位和学历都相当高的同志，滋长了一种隔靴搔痒的处事哲学，工作作风浮暂且放在一边，就是对关系我们党生死存亡的大事，处理起来也手太软、心不狠、不敢下快刀，连该杀的都有领导干部跳出来为其讲情，或者自觉不自觉地钻法律的空子，关几年来个‘保外就医’完事。这样下去，我们的江山还稳固得了吗？好人还香吗？坏人还臭吗？盗窃了国家资财，不举不报，倒认为人家有本事、有门子、有后台、有‘开拓精神’，反被提拔重用，难道我们连历代王朝都不如吗？！长天老弟呀，我希望你任职之后，万万不要染上这种处世作风啊！”

赵长天听到这儿，似乎感到省委书记的话中有所指，而不是顺口溜出的泛泛之谈。那么指的又是谁呢？作为省委书记，满可以指名道姓脱口而出呀。但是，林敬光书记没有，连半点儿能捕捉到的线索都没露出来，这就叫人非常费解了。只听林敬光书记接着道：“当然，也请你留意，我并不是向你下达杀人指标，但是该杀的也决不能让他活着，没这种气魄就难以平定百姓的情绪，也震慑不住各类各样的犯罪分子。特别对党内更要严格十分，否则难平民愤……”

赵长天更不明白了，林书记今天怎么光谈这些，咋一字不提改革开放、招商引资、上啥大项目以及建设小康市什么的呢？

忽然，林敬光书记拍拍茶几，又道：“我个人的观点，党内的领导层的问题解决不好，改革开放的成果很快就将消失，谁不

信咱们就把目光放出二十年去！几十份文件和命令，管不住一些共产党员的嘴巴，应被视为我们党的奇耻大辱！所以，我一直向下边讲，党到了‘最危险的时候’，可某些地委书记们却认为我小题大做，说几顿酒宴就能把我们党打垮？真是孩子般的天真，愚人般的满足，完全不够做地委书记的条件！”

赵长天像是清楚了自己这次被启用的真正使命……

“一个领导干部敢不敢碰硬、敢不敢把坏东西拉出来见太阳、敢不敢把他所领导的城市的诸多问题挑明亮响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领导者自己屁股干净不干净！”林敬光书记用指头敲打着茶几玻璃，继续道：“无私无畏。有私肯定胆小。从古到今都是如此。大小事皆然。长天同志，你如果没有这种胆识和决心，可以马上轻松地离开我的办公室，因为我这个还有两年多一点就到站的省委书记一向不强人所难……”

赵长天听着听着，他的思绪突然飞离了眼前的场景，飞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……

3

清明时节。一场蒙蒙细雨过后，把天地间洗涮得一尘不染。叠翠的山峦，透出清秀与俏丽，涌起满目绿色的波涛。它似乎在向人们昭示，生机勃勃的一年开始了。

这里的山峰说不上挺拔高峻，但是坡度平缓得让人心舒气和，再加上树茂林密的大环境，任谁到这来都会流连忘返。深藏在松柏丛中的四十八座坟茔，从坡上至坡下分五行排开，只不过

到了最下边的一行尚缺两个坟头，仿佛是给什么人特意留下的地盘一般。每座坟包，占地相同，大小一样，都是高出地面一点点，如果刻意寻找它们之间的不同，那便是坟前一块没加雕饰的天然巨石颜色和大小各异。巨石上刻着墓主的姓名、年岁、牺牲日期和出生地。不难看出，这儿经常有人来，并且精心进行了绿化、美化，使这里生出一种灵气，否则环境不可能这样规范和温馨。逝者能有这么一处长眠之地，对于今天的生者来讲也是一种渴求和奢望啊！

初春的阳光，缓慢地爬过山顶，洒到绿色海洋般的树冠上，再把星星点点的亮光筛至坟头，犹如给死者送去生还的希望，或称之对他们产生一缕世人怀念的情思。这种眷恋之情，大部分人到这来都会产生，情感不动者是极少数吧。这就因人而异喽！不管是什么情感吧，反正此地既宁静又充满生气，偶来者无不称赞是国中难得的好地方。那么，对这片坟茔进行如此精心照料，付出辛勤劳作的是谁呢？

就在这当儿，从密林深处，拨着一枝枝树杈，走出一位扛大镐的长者。从这个人的外表看，他是个终日与山石土地打交道的庄稼汉子，但仔细瞧他的神情气质又有军人和干部的模样儿。先不要问他是什么身分吧，反正他带着极其严肃的神色朝这片坟茔匆匆走来。此人叫赵长天，尚差一年零六个月才到六十大寿；面色黑红，体魄健壮，落地的脚步像砸夯，劲头儿着实不小。一身已经洗得发白的旧式军装，裹着他尚没有发胖的身体，既无啤酒肚也不见将军腰，是典型的平头百姓的模样。他头上戴的旧式军帽，大概是风吹日晒年深日久了，不仅走了形，还改变了颜色。要是以这身穿戴走在大都会的马路上，人们不说他有精神病，也